

唐山绝恋

王家惠 关仁山
著

作家出版社

个家土版记

唐山绝恋

关仁山 王家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山绝恋/关仁山, 王家惠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063-2291-9

I. 唐… II. ①关…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4730 号

唐山绝恋

作者: 关仁山 王家惠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子 媛

版式设计: 李天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4.75

插图: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91-9/I·2275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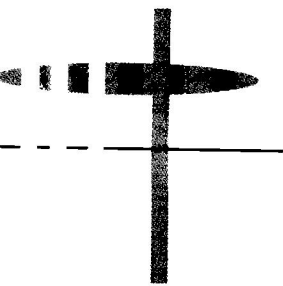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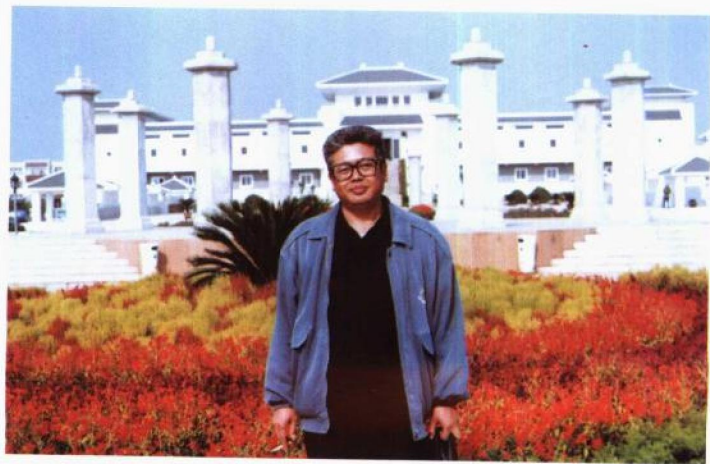


关仁山 男，满族，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市，1981年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师、乡文化站长和县政府秘书。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被文坛称作河北“三驾马车”之一。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风暴潮》、《福镇》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关仁山小说选》等、中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蓝脉》、《红旱船》、《落魄天》、《天壤》、《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苦雪》等，达五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

等转载，作品多次改编拍摄成影视作品或话剧等。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两次获河北文艺振兴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船祭》获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小说比赛冠军奖等，部分作品已翻译成英、法、日文等。

王家惠 1956年6月生于河北省唐山市，1977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现在《唐山文学》编辑部工作，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后从事一段《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有多篇论

文发表或收入论文集。著有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与王静合作）



她使人和死亡陷入爱恋，
以求死后葬身于这甜美无比的
土地……

——雪莱

目 录

第一章	甜蜜的眼睛像伤口一样睁开	(1)
第二章	没有公开的神秘“内参”	(27)
第三章	极度死亡	(56)
第四章	敢为爱情献身的人有多少	(82)
第五章	让我再看你一眼	(118)
第六章	死刑犯来到你身边	(147)
第七章	人性本色与犯罪心理	(180)
第八章	爱你到天塌地陷	(203)
第九章	通往天堂的路像雾像雨又像风	(237)
第十章	最后的厮杀	(264)
第十一章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284)
第十二章	悲情城市灯火依然	(308)
第十三章	谁的眼泪在飞	(332)
第十四章	换个爱法容易吗	(359)
第十五章	怕黑的女人不要回家	(387)
第十六章	永不分开，世纪之爱	(429)

第一章

甜蜜的眼睛像伤口一样睁开

1

初恋是甜蜜的，初吻却充满恐惧。

面对赏心悦目的美丽姑娘杨文燕，周海光在体味初恋的感觉，实际上他们的恋爱已经过了初吻的阶段，却还在酝酿初吻时的激情。如火的激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始终被堤坝封锁着，当理智的堤坝颤抖着将要垮塌的时候，那迟来的怒潮便一发不可收了。

“文燕，你真美！”海光趴在报社宿舍里的单人床上，上半身赤裸着，臂膀结实而浑厚，皮肤闪着微微的光亮，通体红润健壮。他深情地拥抱着文燕，心里很不安地蠢蠢欲动了。杨文燕眉目如画的面孔，却是有着令他不敢久看的美艳。

天气闷热无比，文燕朝他笑出一口白牙，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她穿着很朴素，妹妹文秀给她的绿军裤，淡黄色的短袖衫，文燕好像刚刚在医院洗过澡，黑发湿润，很紧地束在脑后，满脸都是湿润的新鲜。她白皙的手在他的腰上、背上、颈上疾徐有致地揉、捏、打、捶。他的周身便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适畅快，一种无以名状的似水柔情与如火的欲望相撞击的状态。他的全部感觉都跟着杨文燕的手在起伏，颤动，杨文燕柔软的双手正把他心中的堤坝大块大块地撞塌下来，欲望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掀动，眼看不能自制了。

“我该走了!”这个时刻是女人停住了，文燕停下了自己的双手，她坐在单人床边的一张凳子上面，大约有些害怕了，微微地娇喘着，端起茶杯来呷了一口茶。

“文燕，我不让你走!”周海光还迷迷糊糊地趴在床上，极力忍耐着小心地享受着值得纪念的甜蜜。你怎么还不起来呢?杨文燕轻轻地说。周海光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惊讶地问她这就完了吗?文燕娇媚地拧着身子微笑着说：“你还要怎么样?我们还没结婚啊!”

周海光坐了起来，双腿耷在床下，痴迷地看着杨文燕。杨文燕放下杯子，看了一眼周海光，她马上便让周海光冒着火的目光震慑了，脸上一红，垂下了好看的眼睑。“那么看我做什么?”她说，声音低低的，有些娇羞。海光说：“你好看啊。”“又瞎说了。”杨文燕不笑，不怒，永远无法捉摸，她的头更低了。周海光抓住了杨文燕的双手，他感觉她的双手在微微地颤动，他的双手便也微微地颤动起来。他的目光在杨文燕的脸上抚摸着，抚摸着她的细腻光滑的额头，她的低垂的长长的睫毛，她的细长的眼睛，她的修直的鼻梁，她的薄薄的嘴唇，还有她的泛着娇红的脸颊。

不论多么挑剔的女人，见到杨文燕，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很少见到的端庄美丽的姑娘，她每时每刻都那么本真、自然，她的一笑一颦，一动一静，海光都满心喜欢，更别说那些男人，无论什么男人见到她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不敢仰视。周海光虽说和她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恋爱的历史，可是他们之间肌肤的接触也仅有今天这么一次，他甚至没有拉过她的手，只是偶尔，当他们在昏黄的路灯下漫步时，在寂无人声的街道上，在浓密的泡桐树的枝叶下，他的手背会偶尔擦着她的手背，虽然仅是短得如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也会使他感觉一股电流通过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末梢都会颤抖起来。他们当然都会迅速地把手闪开，但只是这偶

尔的接触，也会使周海光几天里面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遐想当中。他曾无数次地想过自己哪一天跪在她的面前，吻她脚下的尘土，却从没敢想过哪一天会吻她的嘴唇。在他的眼中心中，杨文燕就是一个人间难觅的女神，任何一点稍涉狭邪的想法都是对她的不能容忍的亵渎。

窗外是浓密的柳树的枝条，在强烈的阳光下低垂着，像绿色的火焰，浓密的柳枝的深处，有无数知了鸣唱着，更显得室内幽静。周海光不由自主地把杨文燕往自己的跟前拉着，他的心中充满着恐惧，他要吻一下杨文燕的脸，可是又怕她会因此对自己生了恶感，甚至会当场给自己难堪，可是那种在心底涌动的怒潮又使他难以压下这个使自己感到害怕的念头，他突然在杨文燕的脸颊上印上自己的嘴唇，然后就迅速离开了，他背过脸去，努力不看杨文燕的脸，他的心里默念着，只要杨文燕稍微有不快的表示，他便请求她的饶恕。他偷看着她，她没有动，只是把她的头垂得更低。

文燕看了他一眼，看到他结实的肩膀和宽厚的胸脯。海光心动了，说她真是个小妖精，她的美貌、天真、娇媚和温顺，还有一时的忧郁和沉默，仿佛对他都是一个信号，一种呼唤，一种默许。周海光一下子把杨文燕拥在怀里，把他的唇紧紧贴在杨文燕的唇上，杨文燕在他的热烈的拥吻下抬起头来，闭上了眼睛，有两滴眼泪由紧闭的眼睛里流下来。眼泪使周海光的心里一颤：她不愿意么？她感觉难过么？可是这种疑问仅在他的心里一闪，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假如她不愿意，她感觉难过，他该怎么办，杨文燕已经把她的柔软的舌头伸进了他的嘴里，他发狂一般吮吸着她的舌头，世界的一切就都消失了。他已经离不开她了，如果文燕突然不理睬他了，他就会为她而跳楼。

在周海光的眼里，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唐山是火热的，天气热得异常，一直烧到了心里。各行各业都在大干一百天向国庆献厚

礼，报喜的锣鼓终日在街道上响着，机关干部轮流着到生产第一线去参加劳动。搞得最好的是开滦煤矿，这是一个被誉为“特别能战斗”的单位，他们的胆子因而也更大一些，虽说不得不取消了奖金，可加班的补助却是悄悄地提高了，每一个长班下来都要评选一次生产能手，生产能手要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由领导亲自送到家里，随之而来的还有立功喜报和胸前的那朵大红花，别小看那一朵大红花，拆下来正好是一条绸缎的被面，在那个年月，这可是不小的奖励，四条新里新面的被子就可以娶媳妇了，更何况那时这是要票儿的东西。

周海光是和何大妈等女人一起下的煤井，他脖子上挂着他心爱的相机，跟随着妇女们的足迹到井下采访，他和那些妇女们一样，最后是由两名工人架着走上矿井的，可是他拍的照片和写的文字报道在他所在的《唐山劳动日报》刊出后，何大妈的所作所为立刻成为街道和开滦煤矿共同的经验，就连市委书记靳东征都亲自给周海光打来电话，表扬他的报道很好，很及时，为全市的大干快上立了大功。周海光当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更令他高兴的却是他的图片和文字迅速被《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采用，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他一下子成为报社的“名记”。

从小他暗下决心，长大之后一定要当一名记者，用相机和笔记录时代的风貌。如今这个理想可以说已经有了实现的开端，他怎能不高兴呢？当一名好记者，还不仅仅是他的责任感，还有文燕这样一个恋人的鼓励。好女人能够刺激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还能抚平男人内心的伤痕。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面登载的自己的照片和文字时，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俯视着大唐山，他真有睥睨当世，舍我其谁的感觉。但是这一场采访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足有一个星期，他走路都困难，浑身酸痛难当，有空就躺在单人宿舍的床上哼哼叽叽，所以才使得在妇幼医院当医生的杨文

燕动了恻隐之心，来给他按摩。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他才有勇气把杨文燕拥在怀里，狂热地吻她。

海光是个孤儿，父母早逝，是叔叔把他带大的。如今叔叔也死了，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在那个提倡晚婚的年月，也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他还没有吻过任何一位异性，久久蕴积的欲望一旦爆发出来，就难以遏止了。他吻着文燕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泛着娇红的脸颊，文燕在他的狂吻之下微微娇喘，轻轻呻吟，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下来。周海光一边吻着她，一边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呓语。文燕满脸羞红，不成语句地央求着他：“光……别……别这样……”海光声音颤抖了：“燕，我的爱心，我的圣母。”周海光的意思是要了她。文燕真的不懂男女方面的事情，对此很害怕：“别……等结婚那天……我一定给你。”文燕的拒绝也是坚定的，她是一位妇幼医生，她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她虽然清楚地知道多少男女在婚前的行为甚至超过那种直接的性的交接，但是每一个姑娘都知道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处女的身份，在那个时代，处女膜是可以决定一个女人的生死的。她在周海光的猛烈的进攻面前既难以自持，又绝望地挣扎着抗拒，可是她的抗拒和挣扎却使她的身体和周海光的身体更紧地贴在一起。

杨文燕真地哭了。周海光的手没能突破她的最后的防线。

这时，门突然开了，何亮站在门前，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好像做这种事的不是杨文燕和周海光，是他自己，他让人看见了。周海光和杨文燕都愣住了，他们除了本能地迅速分开，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我……我等你们一会儿……”何亮说着就要扭头走开。

“回来！”周海光喊了一句。

何亮果真又站住了。他与文燕从小在一起长大，他深深地爱着文燕。可是爱是说不清的，文燕不爱他，爱上了他的朋友周海

光。美丽的生活总是成为遥远的风景，正如漂亮的女人总是成为别人的老婆一样。

杨文燕满脸羞红地拿起她的挎包像逃离灾难现场一般低头跑了出去。“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一直是合着眼的。”何亮对走过他身边的杨文燕撒着谎，很笨拙，杨文燕很尴尬地朝何亮点了点头。

“文燕……你慢点走。”周海光对杨文燕喊着，杨文燕没有回头，身子一闪即逝。“你这位老兄……嗨……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偏在这个时候来。”周海光无可奈何地对着何亮长叹了一口气。何亮依旧扭头看着文燕远去的情影，好久缓不过神来。海光给了他一拳，何亮才回了头，有些沮丧地问：“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呢？”海光得意地一笑：“你问这个？是不是嫉妒我？”何亮感慨地说：“是啊，我嫉妒又有什么用呢？她是你的。只要你海光在，我只有睡觉做梦了。落伍了，争不过了，就做个梦安慰安慰自己吧！”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些调侃的意味。海光满怀感动地说：“别说得那么凄凉，好不好？凭你这么优秀的男人，还不跟着一群美丽姑娘吗？”何亮眼睛一眨，想了想，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转身焦急地说：“不提文燕了，我找你有要紧的事情呢。”他走进屋子坐在刚才杨文燕坐过的凳子上，一五一十地和周海光说起来。

何亮是地震台的工作人员，在他的眼中，唐山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简直是到处冒着火焰与硫磺气息的地狱，是充满恐怖与不安的土地。在沿海，一艘远洋货轮刚刚启航，就有数也数不清的各式蝴蝶铺天盖地而来，这些蝴蝶落在船上，立刻把整个货轮覆盖了，货轮成了一艘五彩斑斓的蝶船，船员们想出各种办法要把它们赶走，可是它们一动不动，它们要乘着货轮飘洋过海。在波涛汹涌的海底，潜水员被一条金光四射蜿蜒游动的火龙惊得目瞪口呆，那是一个大破迷信的时代，是一个片言可以招祸的时代，

可是惊慌失措的潜水员却不得不如实汇报，他确实在海底看见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龙，金光四射的龙，在唐山的沿海底部游动。所过之处幽黑的海底世界立时金光灿烂，礁石，珊瑚，水草，都像笼罩在阳光之下，如神话中的龙王宫殿一般，而所有鱼鳖虾蟹全都蛰伏不动，像朝拜君主。在唐山的近郊，一条机耕路上，出现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先是无数的蝎子、蜈蚣、壁虎等等小的爬虫类成群结队地集聚到路上，密密麻麻覆盖了黄土的路面，它们无声地顺着路面疾走，路面因此成为一条黑色的河流。在这条黑色河流的上方，是铺天盖地的蝙蝠，这些只有在黄昏才出来觅食的动物，在明晃晃的阳光之下就大片大片地聚集到一起，惊慌失措地向着远处飞去，它们的翅膀遮蔽了天空，如乌云一般给大地造成巨大的阴影。老鼠也出来了，大量的老鼠排成队伍，大的携着小的，小的咬着前一个的尾巴，排成望不到头的队伍，急惶惶地走，听不到一丝声响。老鼠的后面是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小的紧紧搂着大的，成百上千，也是听不到一丝声响，全都急惶惶地走。在陡河水库，无数的鱼儿莫名其妙地上下跳跃，或者干脆肚皮朝上仰在水面上随波漂流。好事的人们弄两个充满气的胶皮轱辘，绑上几块木板，到水库里捕鱼，可那鱼不用人捕，自己就往小筏子上跳，倒弄得捕鱼人惊惶不已，弃了筏子跑上岸来，望着水面发呆。

工厂堆积的钢筋会无缘无故地冒出蓝色的火花，像是有人在烧电焊。

鱼缸里的热带鱼会在深夜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跳到地下，而平时最爱偷鱼吃的猫却吓得跑出窗外发出一声声的惨叫。

一切都乱了，一切都没了方寸。当然，这种混乱仅限在何亮和海光的圈子里，众人是麻痹的，没有更多的人感觉到，一场大地震就要在唐山丰南一带爆发了。

何亮的叙述使周海光毛骨悚然，当今人心思安，人们盼着把

生产搞上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大的改变，作为一名记者，周海光自然而然地被这热火朝天的局面感动得热血沸腾，整天抱着他的相机进出于全市各个企业机关，把方方面面成绩报道出去。因而当他听何亮对他说出那一番话时，他的感觉是像进入煤矿深处久已废弃的老巷，阴森森的冷气由脊梁骨直冲头顶，若不是何亮是他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朋友，他会怀疑何亮是哪里冒出来的阶级敌人，特意来破坏目前的大好形势的。

但是他无法不相信他的这个老朋友。当年唐山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华北地区地震形势的长期分析成立地震办公室时，全部人员只有何亮一人，全部设备就是他自己的一辆自行车。他就是骑着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全市乱跑，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个在全国堪称完善的地震观测网络。他的工作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唐山市委的高度赞扬，市委决定招兵买马成立地震台，台长副台长都是由外单位调来的，作为元老的何亮却依然故我，仍然是一名技术骨干，他似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地底下深不可测的地方，而对于地面上的人与事却茫然无知。

他的家就在唐山，他却吃住都在办公室里，他似乎不知道食物还有味觉上的分别，有时候就是一碗玉米面粥，倒进一点酱油，再搅进一块猪油去，就吃得很美，认为植物动物的都有了，营养很是全面，他时常以自己的这一伟大发现嘲弄那些在油烟子里埋头苦干的美食家们。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双袜子，一双袜子不知要穿多少天，直到同事们提出抗议，再也穿不下去了，他便脱下来往床下一扔，再去买一双新的穿上，等财力不允许他购置新的袜子时，他便爬到床底下在袜子堆里挑出两只来重新穿上。他的母亲何大妈是街道的干部，也有自己的工作，无法时常地照料他，只是时不时地来机关在他的床底下掏出一大提包袜子来，拿回家去，泡上满满一大盆洗起来，于是他家住的大杂院里便洋溢起浓浓的臭豆腐的气息，街坊邻居们便知道何大妈又给儿子洗

袜子了。

他把一切心思都放在地震的预测上了，有时候周海光嘲笑他，说他就像卖棺材的盼望死人一样盼望地震，可是他无法否认他对于地震预测的权威性。

对于何亮说的这些事情，他也听说过，但是没有往心里去，他以为那不过是天气持续闷热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也许还加上了市民的误传。可是何亮说，就连天气持续闷热，也是大震来临的一个征兆。周海光不禁一笑，他虽然相信这位老朋友的业务能力，可也隐约觉得这位老兄是不是有些神经过敏，把一切都与地震联系了起来，就像一些搞阶级斗争的专家们把一切都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一样。他问何亮，地震预测毕竟是科学，光凭这些偶然的说明不了问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科学的依据。

何亮一下子给他拿出各种报表，一项一项给他解说，地电异常。地磁异常。水化学分析异常……那些曲里拐弯的曲线一下子就把周海光闹懵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早在两年前，上级地震部门就以国务院通报的形式对唐山一带地震的前景作了中长期预报，他觉得自己是被何亮说服了，他服了，就是说，他怕了，他不敢想象目前火热的唐山在一场地震来临时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对何亮说，他在这个时候来找他究竟要他干什么。何亮说很简单，跟他去火车站，去接全国的地震专家，全国的地震专家要在唐山开一个会议，给唐山的地震形势作最后的论定，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新闻题材。他想让周海光尽快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好引起人们的注意。

周海光有一种紧迫，背起相机跟随何亮去了火车站。

2

一连好几天，女警察素云很烦，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烦？正是这种找不到缘由的烦，才使她更烦。傍晚的时候回到家里，夜色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楼房里的灯光很暗。女儿小妹要她腌鸡蛋，她想先把鸡蛋洗一洗，刚刚把鸡蛋找出来，就打了一个，她想也许就因为这个她才烦吧？自从丈夫在车祸中死去，她的生活一下子就下来了，三十出头的工资，去了房租水电，再拉扯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因而平时吃鸡蛋她都是买磕窝的或者是贴皮的，磕窝的是在运输过程中磕坏了的，鸡蛋不坏，只是要现买现吃，存不得。贴皮的是孵小鸡的过程中照出来的坏蛋，难免有吃不得的，但比磕窝的要贱。这两种鸡蛋的共同特点是不要票儿，还贱，可也不好买，幸亏她在派出所当着民警，那些售货员们还给她面子，时常给她留下一斤二斤。鸡蛋票她便都给了同事和邻居，一来省些钱，二来，她也只有靠这走些人缘儿。可是要吃腌鸡蛋，就需买好的了，因而把好的鸡蛋打了一个，自然有些可惜。可是她知道光凭这一个鸡蛋她不至于这么烦，女儿是极其懂事的，看着打了一个鸡蛋，竟至眼里带了泪花儿，嗫嚅着说她再也不吃腌鸡蛋了，好像鸡蛋是她打坏的，看得素云心里又疼得慌。她不想腌鸡蛋了，她想出去走一走，她的感觉好像今天要出什么乱子。她把用一根黑鞋带儿拴着的钥匙挂在小妹的脖子上，让她到院子里去和小伙伴们玩儿，就匆匆走了。

这两天小街上有些邪性。在她的管片儿有一个瞎子，瞎子这几天忽然到处散布，说唐山要有大难临头，唐山要死一斗小米那么多人。一斗小米究竟有多少谁也没数过，总之是极多之数。于是便有人把家里的副食票全部买了，把养的兔子、鸡全杀了，大吃一番，迎接世界末日。他晚上睡觉不在家里睡。在马路牙子

上铺一张凉席，摇着蒲扇睡，也便有人效法他搬了出来，同样摇着蒲扇听他山南海北地“放毒”。街道何大妈不能容忍他这种扰乱人心的行径，把他送到派出所素云那里，请求公安机关处理。

片警素云却发了愁，不知该办他一个什么罪名，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就是想找他谈一谈，吓他一吓，让他老实一些，这个人对于公安机关还是知道怕着一些。素云感觉要出什么乱子，也是想到了他的身上。

家属楼的外面是一条横贯唐山市南北的大马路，还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修的，原本当中是水泥板，两旁是石子路，当中的水泥板恰好走一辆汽车，两边的石子路用来走马车和行人，前几年彻底翻修了一次，铺了柏油，修了人行便道，便道上栽了泡桐，这条路便成了唐山市顶漂亮的一条路。银行的家属楼在马路的西边，旁边是银行，马路的对面是一拉溜的居民院落，解放前原本都是资本家的公馆，院墙都很高大，大门不临街，每一个院落都有一个小胡同，大门统一都开在小胡同里，朝南开。解放后各个大院里都住进了杂七杂八的居民，何大妈就住在对面的一个大院里，素云要找的那个瞎子也住在不远的一个大院里。

素云穿过马路进了一的大杂院。

这个场面让海光碰见了，海光跟素云打了个招呼。

海光要带着何亮去找市委书记靳东征。

这个时候，市委书记靳东征站在他的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的唐山城，心绪有些烦乱。他不断接到市地震台送来的有关唐山市出现大量地震前兆的报告，前兆是有，临震的日期却难以确定，就连地震台的内部也是两种意见，一种以何亮为代表，主张短期内会有大震，一派则主张短期内不会有大震，两派的意见对立，论据也都很充分，使他很难决断。他不得不指示马上组织一次会议，请全国的地震专家来唐山“会诊”，今天专家们就要陆续抵达唐山了，他不知道“会诊”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专